

情感在智慧领悟中升华，
理想于现实毁灭中重生。
世纪沧海桑田，
人事沉浮，社会变迁；
数十载心历路程，
感慨人生，昭示生命！

灵月

涵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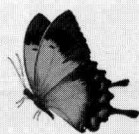
情感在智慧领悟中**升华**
理想于现实毁灭中**重生**

一部当代现实主义史诗般的作品，值得一读——

世纪沧海桑田，人事沉浮、社会变迁；数十载心历路程，感慨人生、昭示生命！

灵月

涵之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月 / 涵之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068-2720-1

I. ①灵… II. ①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459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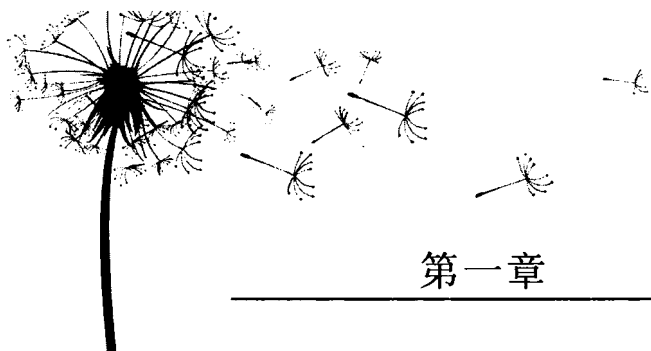
灵月

责任编辑 / 许艳辉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展华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 100073)
电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37
字 数 / 460千字
版 次 / 2012年03月第1版 2012年0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1
第七章	70
第八章	82
第九章	95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20
第十二章	133
第十三章	148
第十四章	159
第十五章	171
第十六章	187
第十七章	201
第十八章	214
第十九章	226
第二十章	240

第二十一章	253
第二十二章	264
第二十三章	275
第二十四章	289
第二十五章	301
第二十六章	313
第二十七章	324
第二十八章	335
第二十九章	347
第三十章	357
第三十一章	368
第三十二章	378
第三十三章	390
第三十四章	402
第三十五章	414
第三十六章	426
第三十七章	442
第三十八章	452
第三十九章	463
第四十章	475
第四十一章	484
第四十二章	498
第四十三章	511
第四十四章	523
第四十五章	536
第四十六章	549
第四十七章	560
第四十八章	572



第一章

那是一个真理被赋予耀眼光环的年代，那也是一个真理让人倍感眩晕迷茫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以终结百年内忧外患、烽火战乱的昂然姿态跨入了下半页。

在距上海一百多公里的一个江南小村庄，本书主人公孔灵月开始了她崎岖人生的长途跋涉……

01

夏日的月光透过河边疏朗的竹林，为门前的青砖场地涂上了一层银色。那是村头一排三间的青砖瓦房，姨妈的家就在中间。晚饭后，灵月躺在露天搁置的门板上，瞪眼数着满天的繁星。姨妈坐在一旁为她扇风驱蚊子，嘴里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

岳青手提一个小板凳过来了。那时的吴岳青十岁左右，住在姨妈家的左首。他剃着板刷头，黝黑长方的脸上一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看得出他娘已帮他洗过澡，换上了干净衣衫。他不大说话，只在门板旁坐下，一起听姨妈讲故事，偶尔把嘴凑到灵月的耳旁偷偷吹上一口气，不知是想引她的注意还是惹她生气。

天全擦黑时，右边阿全家从田里收工回来了。阿全父母是全村出工最早，收工最迟的人。姨妈说，阿全兄弟姐妹多，还有个年老体弱的祖母，全家要吃饱肚皮，没办法啊！阿全家的烟囱开始冒烟了，灵月不看也能想象他姐蹲在灶膛口烧火，他娘在灶前忙着把中午的剩饭加上水烧成粥的忙碌情景。阿全像惯常那样帮他爹从井里打水冲去门前场地上的暑气，然后从屋里搬出两条长凳，让他爹把卸下的门板搁到长凳上。直到这些事做完，阿全才有空跑过来，用稀脏的小手抹着脸上的汗水，朝灵月和岳青做个鬼脸，然后穿过竹林跳下河去洗澡。听着河水“哗

啦啦”响了一阵，阿全爬上岸湿淋淋跑回屋子，一会儿，他已擦干身子，换了一条干净的短裤衩，然后帮他母亲把晚餐端了出来。菜肴是田里的时鲜：焖茄子、炒缸豆，外加一小碗咸菜。然后，一家人围着门板坐在矮凳上，各人端起一碗粥，开始享用他们简单的晚餐。

每天晚饭后，是村人们最享受的时间。大人们尚有精力的爱串个门，乏了的就在自家门前或躺或坐，摇着蒲扇唠嗑家常；孩子们在月光底下追逐游戏。灵月总是在这个时候跳下门板，加入同伴的行列。她的身边不是长她两岁、显得壮实憨厚的岳青，就是与她同年、长得瘦小灵活的阿全；比岳青高出一截的是阿亮，他是姨父的亲侄子，旁边那个一脸腼腆的女孩是阿全的姐姐阿秀；还有两个拖着鼻涕的小鬼是阿全的妹妹阿娟和弟弟阿洪。

“月月，当心！别跑一身汗……”姨妈慈爱的声音常常在耳畔响起，时近时远……

无忧无虑，纯真快乐的童年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这些儿时生活的情景后来却时常在灵月的脑海中浮现。

灵月是不满四岁时从上海来到乡下的。那是位于无锡和常州之间的一个村庄，原本也算是江南富庶之乡，抗日战争时期，村民们生存艰难，纷纷出外谋生。姨妈也在那时跟着姨父来到上海，并找到了工作，姨父在一家香烟厂卷烟，姨妈在一家糖果厂包糖。几年后，姨妈把小自己十一岁的妹妹，也就是灵月的母亲从乡下带到上海。后来母亲碰到了父亲，一个少年时期就父母双亡的穷书生，相识两年后，他们在上海结婚成家了。然而，解放后不久，姨父和姨妈禁不住乡下土地改革的诱惑，为了能分到几亩地，便双双辞去了上海的工作，一起回到了乡下。父亲后来多次在母亲和灵月面前感慨地批评他们这种“狭隘的农民意识”：

“多好的工人阶级不当，偏要回乡。没了劳保，没了退休金，还弄得……唉，几亩田真是害苦他们了！”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是谁能预料得到呢？

回乡后，具有初小文化程度、老实本分的姨父因为曾在上海当过工人阶级而被乡里的干部看中，发展他入了党，并提拔为党支部书记兼村长。两口子正当壮年，又肯吃苦耐劳，住着祖上传下的房子，把人民政府分给他们的几亩地种得红红火火的，日子过得舒坦起来。但遗憾的是，成亲十几年了，姨妈一直没有生育。几次写信去上海与妹妹商量终于有了回音。那一年，夫妻俩兴冲冲赶到上海。

那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三开间石库门楼房，全屋三上三下，住了十几户人家。

灵月家租了二层一间前楼。房间约莫十七八平方米，置放着一套父母成亲时购置的仿红木家具：靠窗一张八仙桌，右边进门并排放着一口三门大橱和一口五斗橱；左边是一张新添置的双人床，与原先的那张大床隔着一只床头柜靠墙呈L型摆放着。门口的煤球炉上正煮着排骨汤，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肉香。

正是星期天，父亲坐在一把藤椅上，一手轻抚着灵月的头发，一手抬了一下挂在白皙脸上的金丝边眼镜，看了一眼坐在八仙桌旁的姨父和姨妈，缓缓说道：

“月月由你们带回去领养几年是可以的，阿琴也太累了。”他说着眼光在妻子凸出的大肚子上扫了一眼。那时，姐姐灵雪刚过五岁，母亲正怀着弟弟灵泉。父亲接着说：“但是请原谅，我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人。所以，月月仍旧姓孔，不改姓；而且，到她上学的年龄就回上海读书。可以吗？”

“怎么？”姨妈的双眼一下子涌出了泪水，显得大失所望。

姨父站起身，焦急地问：“那……为啥呢？”

父亲似乎有点诧异，反问道：“你不觉得乡下的教育质量、条件都太差，误人子弟吗？”

不知姨父有没有听懂这话，他摇着头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会吧？现在是新中国，再、再说我也入了党，还是村长，条件不差的！”

父亲有点不屑地看了一眼这位土头土脑的连襟，心中泛起一阵不快。这几年，他工作很努力，凭着他的学识才干，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培养深造，成了一名年轻的工商税务干部。但是，他的入党申请却一直未获批准，就是因为他在解放前曾为一家民主党派短暂工作过的“政历”问题。“党就要他，不要我？”他心里纳闷，但脸上不露声色，这时也站起来客气地说，“你们考虑一下吧！如果可以，月月的生活费我会按时寄来。阿琴，你好好招待他们，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阿琴看着丈夫的身影在门外下了楼，苦笑着摇摇头，走上前抚着姐姐的肩膀安慰道：“阿姐，别难过。他是不舍得女儿，我生一个他喜欢一个，天晓得！不过慢慢来，如果我这第三胎还是女孩，可能他会松口的。再说，我的女儿就是你们的女儿，一样的。小囡长大后，待养父母比自己的生身父母还亲，这种例子多得很……”

据说，灵月小时候的模样特别招姨妈和姨父喜爱，还可能姨妈不愿领养与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所以两口子还是坚持把灵月带回了乡下，并在以后六年的共同生活中对她倾注了全部的爱。

02

灵月在乡下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除了最后那一年……对于天性亲近大自然的孩子来说，农村的天地要比城市广阔得多。

到乡下的第二天，姨妈坐在家门口与村妇们聊天，跟前围了一大群孩子，他们都好奇地看着坐在姨妈膝上的“上海人”。灵月也看着他们，心里有一股加入他们的欲望。

“多体面的丫头啊！”

“看她穿得多干净整齐，哪像这些野种。”

“到底是城里人，又白又嫩的……”

妇人们“啧啧”称羡着。那时的中国社会虽说已基本安定，但农民的生活还刚有起色，过日子以填饱肚子为主，孩子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位穿着打扮明显比村里别的妇女来得整洁像样的年轻大婶凑近拧了一下灵月的小脸蛋，嘻笑着说：“这个丫头给我做媳妇吧！岳青快来，看看喜欢吗？”

人群中一个唯一穿着没打补丁衣服的男孩朝灵月走近两步，但他发现几个大男孩正瞅着他怪笑，便脸一红，扭头跑了。灵月有些失望，忽然想大便。姨妈便抱着她，让她拉在青砖地上。刚拉完，一个瘦小男孩突然“嘿啰啰……”一声吆喝，一条大黄狗挤过人群，蹿到灵月的小屁股底下，吓得灵月一声大叫，全身缩进姨妈的怀里。姨妈急忙搂住她，连唤：“月月不怕，月月不怕……”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灵月扭过头，惊诧地发现，地上那堆还冒着热气的屎已被大黄狗添得干干净净。而后不久，大黄狗和它的小主人阿全，还有岳青、阿秀等都成了灵月的好朋友。

灵月很喜欢看阿亮、岳青和阿全等男孩下河捉鱼，上树掏鸟蛋，但经常为自己只能站在河岸上或树底下干着急而不痛快。无奈姨妈严禁灵月游水和爬树，怕万一出危险。两年后，姨妈才允许灵月跟大孩子们出去割草，为此姨父还特意为灵月买了一把小镰刀，编了一只小竹篮。孩子们吃过午饭出去，到一个地方先割草，然后嬉戏玩耍，找野果子吃。玩累了，躺一会儿，再换一个地方，再割草、玩耍、吃野果……这样，一个晌午很快就过去了。渐渐地，灵月也能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叫得出各种花草的名称，也能分辨清哪种草是喂猪的，哪种草是给羊吃的，哪种草是兔子喜欢的。甚至也能分辨出哪些野果子可以吃，哪些野果子

有毒不能吃。遇到镰刀伤了手或脚时，还能找专门的野草、野花来止血、疗伤……每天太阳快落山时，便是孩子们回家的时候。但是，令灵月沮丧的是，几乎每个伙伴的竹篮都装满了青草，沉甸甸的，只有她的小竹篮常常只有半篮草。有一次，岳青偷偷塞进她篮中一大把草，并帮她把草抖得蓬蓬松松的，看上去也像有满满的一篮，使她高兴了好一阵子。

灵月从小就大方，喜欢把上海带来或寄来的糖果、饼干分给村里的孩子们共享。这些食品在当时的农村可算是稀罕珍品。可是每次姨妈总心疼地唠叨：“月月，这样不行啊，以后你吃啥呢？”接下来就是威胁，“下次不了啊！不然，我告诉你爹爹、妈妈，看他们还给你买！”

以后，灵月就不敢公开分派她的零食了，只能在自己吃的时候，偷偷塞给一些小朋友。阿全靠着他是贴邻的地理优势和精灵调皮的性情，成了受惠最多的一个。

岳青虽也住在隔壁，但他并不稀罕灵月的恩赐，因为他是村里唯一也能经常享用这些食品的本土孩子。他的父亲当年跟着姨父、姨妈一起去上海，在一家电器厂当了工人。土改时，由于岳青娘的坚持，他没有回乡，继续在上海当工人阶级。以后的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老婆的英明正确，岳青家的日子在村里是越过越好，除了村后的首富老显荣，就数他家了。岳青娘每年要带着儿子到上海探亲一两次，除了逛逛南京路、玩玩大世界，还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并烫一头让乡下人看着怪样的卷发回来。岳青娘共怀过三胎，但只有岳青活了下来，其余两个都死了。她在生最后一胎时得了一场大病，此后便丧失了生育能力。因此，夫妇俩对岳青十分钟爱。但是岳青娘在村里招有很多非议，说是一些男人夜里常常光顾那间守活寡的房间。为此，岳青经常受那些长舌妇和大孩子们的讥讽嘲笑而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阿全家算得上是村里的赤贫户。阿全娘是个泼辣女人，由于生活压力大，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家里常常传出她打骂孩子的哭叫声，或是跟婆婆的相骂声。而阿全爹虽长得浓眉大眼、四方脸盘，却是个三拳头也打不出一个闷屁的老实人。姨父、姨妈和岳青爹去上海那年，他正跟着姨父唯一的兄弟，也就是阿亮他爹一起在外村砖窑上学手艺，结果几年后，他俩都被抓了壮丁。土改评定成分时，村里首富老显荣的两个子女解放前在省城读书时参加了革命，如今都当了干部，风风光光回来探亲了一次，结果老显荣被评为上中农。阿全爹被工作组召去几次，要求他交代被抓壮丁后的两年经历。阿全爹结结巴巴地重复讲了几遍：被抓后去

了北方，天寒地冻的。后来溃退到家乡附近，他和阿亮爹一起躲进麦地里，试图脱身逃回家。不料阿亮爹被流弹打死了……要命的是，阿全爹目不识丁，连呆过的国军部队番号都说不清楚，除了已不在人世的阿亮爹，再也提供不出一个证人。工作组认为他这两年政历可疑，便给他戴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直到文革以前，村里人对这顶帽子的严重性并没多大认识，就连阿全爹本人也不大在意。平日里，他和村人们一样干活、养家。运动来时，他会被村干部召去汇报思想、受受训诫。这种次数不是很多，经常发生的是，村里开会他不能参加，只能让他老婆代表。对此他也无所谓，因为家里一应事务本来就由他老婆做主。应该说那几年，他过早衰老的愁容和弯曲的驼背是为生活的重负所累。

阿亮是遗腹子，生下来就没见过爹。娘俩相依为命住在村后排一间老屋里，生活十分拮据。应该说，当年姨父毅然决然要回乡下，除了那几亩土地对他确有诱惑外，想照顾他兄弟身后孤儿寡母的生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灵月在乡下时，常见姨父、姨妈拿自己的粮食、物品接济阿亮母子；阿亮娘去田里干活时，也常把阿亮送过来让姨妈照顾。

03

灵月七周岁的那年夏天，姨父、姨妈显得心事重重的，因为再过一个多月就要送灵月回上海读书了。当时的中国正逐步推行全民义务教育制，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都不收学费，为鼓励贫困工农子弟上学，政府还提供生活补助；对成年人也开了办五花八门的扫盲班和各种培训。可是在乡下，只有镇上才有小学，阿亮、阿秀和岳青就在那里上学，每天来回要走六七里路，很不方便。

有一天，姨父兴冲冲从镇上回来，对姨妈嚷道：“政府普及农村教育，要送一位先生到我们村上办小学，月月可以在村里念书啦！”那时候，乡下人都沿袭古风，仍称教书的老师为“先生”。

“真的吗？”姨妈喜出望外，“真是天大的喜事哎！但是，”她又皱起眉头，担心道：“月月她爹会答应吗？他说乡下念书啥个不好……”

姨父想了想，说：“先写封信到上海问问吧！”

谁知上海很快回了信，居然同意了。后来才知道，那年灵月的父亲在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对上级领导进了一言，差点被打成右派。接着因思想右倾

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傲气打掉了不少，也不敢看不起工农干部了。

姨父带领村民把原先的祠堂腾空，粉刷一下权做学堂。坐落于村子西边的祠堂由一间大屋两间耳房组成，以前是村人们祭祀祖先的场所。解放后，这里成了村干部办公和召集村民开会的地方。祠堂东墙挂上了一块临时漆成的黑板，屋里置放了几张村民们从家里搬来的八仙桌，每张八仙桌旁围了四条长凳，就算是教室了。两间耳房一间安了一张床，置了一张桌，算是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另一间仍留给村干部办公用。那时候，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在农村依然盛行，开学的前一天，姨父带领全村人敲锣打鼓、恭恭敬敬地把先生迎进了村。先生姓谢，才二十岁出头，白净的长方脸，留着城里人的分头，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中山装，显得有点拘谨。听说他是县城下来的，高中毕业后因病耽误了考大学，病愈后决心响应政府的号召，下农村来为普及党的教育事业作贡献。

第二天，灵月挎着父母从上海寄来的新书包上了学。附近三个村庄一共五六十个学龄儿童济济一堂，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谢先生将孩子们按年级分桌坐下，一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称为初级小学。五到六年级算高级小学，仍要到镇上的正规小学去读。灵月和阿全是一年级，坐在一张桌上，阿秀和岳青坐在三年级的桌上，阿亮则坐在四年级的桌上。谢先生先对全体学生说了些勉励的话，要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做一个有道德有文化的人，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贡献。然后，他将语文课本按年级一一发下，同时挨桌关照：“四年级的同学先做一篇作文，题目为‘我的家’；三年级的同学将第一课的课文抄写一遍，二年级的同学先抄写第一课的生词三遍。现在，一年级的同学听我讲课……”他要求同学们围着四方桌写字，只有听课的同学才脸朝黑板。

谢先生平日说话不多，但他教书很认真。每天除了教语文、算术外，还根据自己以前在县城上正规小学的经验，因地制宜，尽量安排一些副课。如每周两节体育课，在祠堂前的青砖地上让孩子们跳绳、踢毽子、跑步等；两节图画课，发些蜡笔和纸让孩子们画图；还安排两节音乐课，教孩子们唱歌。遗憾的是，谢先生其实不懂音律，五音也不全。灵月后来才知道，他教的歌节奏错误而且走调，但当时，孩子们唱得可欢呢！

那时候，乡里还沿袭古风，先生的每日三餐是由学生家庭轮流供给的，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办食堂时才结束。轮到供饭是学生家庭的荣耀。平日里，村民们吃得很简单，往往是在自己田里摘些蔬果做菜，为节省粮食，早晚都喝稀粥，只有中午才吃一顿干饭。但逢到供饭那天先生上门，那家人必定去镇上买肉，

下河里捉鱼；早饭除了稀粥还会有烙饼，晚饭也改烧干饭了。第一天供饭当然是村长家，姨妈早上精心烘烤了芝麻蛋饼，还特意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第二天是岳青家，第三天是阿全家。虽说阿全、阿秀两个人在学校，但姨父念他家困难，只派了他家一天饭。即便如此，阿全娘还是向姨妈借了几毛钱才算应付过去了。

姨妈常说灵月小时候特别聪明，谢先生最喜欢她。每学期结束时，灵月都能拿到一张第一名的奖状。每次拿奖状回去，姨妈总笑得合不拢嘴，一边让姨父马上给上海写信报喜，一边把奖状装进镜框挂在墙上。假期回上海时，姨妈也总不忘让灵月把奖状带上，让她在姐姐和弟弟既羡慕又嫉妒的目光下接受母亲的夸奖。

没多久，谢先生沉稳、正派的作风，对教学认真踏实的精神，赢得了所有村民的赞赏和信任。灵月二年级时，谢先生选派她和岳青，还有另外两个同学代表不同年级到县里参加考试，结果成绩竟然超过镇上的正规小学。第二年，谢先生被评为优秀教师，村里的学堂也被评为农村普及教育的典范。此后，他经常被请出去介绍经验，村里也不断有各地的教师来实地考察、听课取经。为了应付这种忙乱、热闹的场面，上级加派了镇上小学的王先生来协助谢先生维持学堂的正常运转。

这两年也正是中国农村热昏头的岁月，孩子们经常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之中。锣鼓喧天声中，人民公社成立了！为防止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重新出现，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小农经济、私有制度的生活状态被彻底颠覆了。家家不用做饭，全吃食堂，天天白米干饭，还有鱼肉，而且放开肚子吃。村民们也不用去自己的田里干活，土地全归了人民公社，村长成了队长。清晨，队长一吹哨，大伙在村口排队集合，按劳动力强弱分配轻重农活，然后下地，集体干活记工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多新鲜，多带劲！村民们不管男女老少，都欢天喜地加入了人民公社这个幸福大家庭，以为共产主义提前来到了！

一连几天，阿全高兴得直在地上打滚。他娘不大打他了，他爹看着他也居然会笑了。开始在食堂吃饭时，他每顿都撑得直到喉咙，唯恐没了下顿，过了好几天，才不那么猴急了。学堂里也会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指令，让孩子们丢掉功课去忙乎。为亩产超纲要，孩子们全体下田捡谷穗；为驱赶麻雀，连日连夜跟着大人们一起敲锣呐喊；全民大炼钢铁时，孩子们在屋里屋外到处翻找，哪怕能发现一根断锈铁钉也是功劳……

那段时间，谢先生经常外出开会，新来的王先生上课有点没精打采，除非有

人来参观、旁听；但对上面的号召却特别积极。有天放学时，他规定每个同学明天都要带点铁来学校交给他。在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家，灵月向姨妈提出要铁的事，姨妈摇着头说：

“家里哪还有铁的东西，全让你姨父交公啦！”

灵月急得差点哭出来。正在这时，姨父神色匆忙踏进家门，对姨妈嚷道：

“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一口小铁锅，被你藏起来了是吧？”

姨妈瞪着他，没吭声。

姨父粗鲁地一把揪住姨妈的肩头，一边朝厨房推，一边说：“共产主义，一切为公，做啥还要藏私！亏你还是队长家的，不怕难为情吗？”

姨妈挣扎着说：“家里只剩这一口灶锅，如果食堂不办了，拿啥来烧饭呀？”

“食堂哪会不办？笑话，真是死落后！”

接着，只听里面一阵乱响后，姨父拎着那只铁锅出来，大步跨出门去。灵月连忙追上去抓住他的胳膊，叫道：“我也要铁，给我！我要交给王先生……”

姨父停住脚，想了想，找块砖头把铁锅砸下一块，留给了灵月。

04

有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公社为水稻超产放卫星，决定广筑水渠，实现灌溉“河网化”。不知哪个设计师的规划，一条水渠要从村前通过。为此，姨妈家、岳青家和阿全家这一排青砖屋必须拆除，大家顿时傻了眼。

“这是祖上传下的房子啊！”

“前面有河，为啥还要筑水渠？”

“不能拆我们的房子！造孽啊……”

岳青娘、阿全娘左右夹攻，缠着村长，一串眼泪、一把鼻涕，要他去公社求情开恩。姨父蹲在自家门前，水烟抽了一袋又一袋，一直不吭声。其实他心里又何尝舍得这房子。只听姨妈在他背后哭着说：

“你开口吧，就求这一次。你从来不向上面说不能的，就说这一次吧！呜……”

姨父猛然一摔烟袋站起来，转身一脚把姨妈踢倒在地，恨声道：“滚开！连

你也来死缠，不晓得我的难处么？能说的我会不说么？”

第二天，姨父在公社挨了批评，回来黑着脸对大家说：“房子是一定要拆的，但是人民政府不会亏待我们。”他想起公社领导在会上描绘的共产主义幸福远景，听起来像是做梦，可惜自己没那口才，只好说：“拆了房不用愁，反正好日子还在后头。这三家拆房户可以先到村里房子宽余的人家借住……”

老显荣在村后有两栋楼房，一栋是他自己和老伴住着，另一栋按照乡下的风俗是为他儿子建造的。可是儿女都在外面当干部，很少回来，因此他儿子那栋房子常年空着。办食堂那会儿，队长来找他商量。他一则遵照儿女来信的嘱咐，要表现进步；二则也实在吃不透眼下的形势，便一口答应，把他和老伴住的那屋楼下全让出来做了村里的公共食堂。反正老两口住在楼上，下去吃饭也方便。这次队长又来找他借房，他心中很不高兴，阴着脸，直呼队长的名字说：“根才啊，你不是不晓得，房子是为兰生留着的，没人住过，还是全新的。他在外面做事，很辛苦，也随时要回来的。借给你们三家，住到啥时候呢？不糟蹋了么？”

根才耐着性子对老显荣照搬了一套大道理，末后说：“显荣叔，你放心，房子不会借太久，政府答应会尽快解决……”

显荣打断他的话，问道：“那你说借几天，三天、五天，还是三个月、五个月？”

“这个……”根才回答不上来。

显荣摇摇头，教训道：“根才啊，你晓得你这个村长是怎么来的吗？那是兰英当年回来时在乡长面前帮衬过你！你哪能吃里扒外呢？你啊，就是肚肠不会转弯，拿着鸡毛当令箭，上面放个屁也是香的……”

姨父原本就憋着一肚子委屈，这时没好气地打断他，说：“上面要拆房，我有啥办法？村里除了你，谁家还有空余的房，不问你借问谁借？”他顿了顿，又说，“房子借不借，你让兰生给我一句话吧！”说完转身走了。

老显荣盯住他的背影，“呸！”狠狠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听说后来是显荣老婆把钥匙交给了队长。三家搬进了那栋空房，队长住了前楼，岳青家住后楼，底下就让阿全家占了。

搬家的前一晚，姨妈哭着从堂屋到厨房，穿过明堂又到卧室，抚摸着老屋的一砖一木，连对卧室后面的柴房、猪圈和茅房都显得恋恋不舍。全村的房子除了老显荣家的楼房是土洋结合，其余的都是祖上传下的一条龙格局，只是每家的卧室因人口的多少有大小间数的不同。后门外隔着粪坑还有一排堆放杂物的土屋。姨妈说，当初公爹临死时，还指望他们有了钱能加建翻造；又嘱托说后面的那间

老屋破旧狭小，要姨父有能力时帮兄弟翻新扩建。想不到，如今却连自己的房屋也保不住了……那晚，姨父只管闷头抽烟，姨妈却抽抽噎噎哭了一整晚。灵月当时还不能理解大人们的痛苦，只觉得新搬的楼房铺着地板，墙壁用石灰刷得雪白，还有玻璃窗户，比起老屋裸露的砖墙、泥地要明亮干净得多。只是她看见姨妈伤心，才没敢露出高兴的样子。

05

那年风不调雨不顺，秋收时田里收成不好，形势开始急转直下。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从干饭到稀粥、从细粮到粗食，队里的存粮渐渐吃完了。开始公社还发放一些补助粮，但后来队长总是空手而返，上级还再三要求各村自己筹措开春的种子粮。维持到年底时，全村人在老显荣家享用了一顿“最后的晚餐”，然后队长主持把剩下不多的米、面按户分了后，宣布食堂关门了。村民们都显得惊慌失措的，各家各户又开始为自己养家糊口奔忙起来。

在老显荣的催逼下，三家不得已从楼房搬了出来。幸而老屋后的三间土屋没有拆掉，但门前挡着一条水渠，显得更加阴暗潮湿。岳青家靠着他父亲工人阶级的后盾，把土屋修缮并向后扩建了一下，还算像个家。姨妈家挤在中间，只把屋顶补了一下，能挡风雨，勉强栖身算了。而阿全家就惨了，八个人挤在一间破土屋里，灵月天天听到他们家大哭小叫的。

阿全娘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只要姨父一回家她就冲过来当胸揪住他又哭又骂“还我的房子！你这害人精，你这畜牲！……”有几次她还对姨父又踢又打，把他脸都抓破了。

每次阿全娘一闹，岳青娘便马上过来帮腔。姨父常常被这两个婆娘缠住脱不了身，但他只是挣扎，从不还口，更不还手。

最严重的问题是饥荒。村里大多数人家已经断粮，畜养的家禽全被宰杀吃光了，连阿全家的大黄狗也没能幸免于难。没了鸡犬相闻的村庄显得落寞、死寂，河渠里也不见了鱼虾贝壳的踪影。村民们开始出外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村长家也开始吃野菜、糠饼。第一次吃时，姨妈把糠饼烘成金黄色，灵月闻着还觉得有点香，但嚼在嘴里却难以下咽。

每次吃饭，姨妈都眼泪汪汪地看着她说：“月月，回上海吧。乡下活不下

去了……”

“不，我要跟姨妈在一起！”灵月这时已略懂人事，也知道体贴大人的心了。她尽量做出吃得很香的样子，把一大个糠饼吞了下去。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人们纷纷把怨气出在队长身上。

“饿死人啦！队长还管不管？”

“这杀千刀的胚子，现在做缩头乌龟啦！”

“这就是你说的好日子啊？我X你十八代祖宗！……”

各式各样愤怒、恶毒的谩骂、诅咒从村子每个角落射向队长。成为过街老鼠的姨父已不大敢在村里露面，他除了去公社，就只能躲在土屋里，铁青着脸一声不吭。他一向信任、依赖的上级领导已无法帮助他，他还能做什么呢？他把唯一的希望放在村里仓库那儿袋粮种上。“熬到春耕……”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可是这些粮种还只够一半，另一半去哪儿弄呢？公社虽答应想办法，但他已不大相信社长的话了。天天那么多队长在公社吵闹，有些村连一颗粮种都没有了……怎么会弄成这副样子呢？这个问题他至死都没有想明白。

村里的学堂没捱到放寒假便不得不停了课。姨妈怕村里人迁怒到灵月身上，因此不许她出去，每天让她呆在屋里。这天，姨妈顶着村人们的怒容和咒骂出去挖野菜了，姨父一早就去了公社，灵月一个人闷在屋里觉得好无聊。奇怪的是，阿全家今天安静了许多，只有老祖母似乎病得不轻，昨晚呻吟了一夜，今天听上去更虚弱了。

“阿全娘肯定出去挖野菜了。”灵月现在只要一看见这个凶神恶煞般的女人便犯哆嗦。但她实在在屋里憋不住了，便轻轻溜出门，见岳青家的门上了锁，而阿全家的门却虚掩着，“阿全会不会在家呢？”她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躲在门后朝里望去。只见老人倚在墙角一堆干稻草上，阿全正跪在旁边端着碗喂她。灵月掂起脚刚想叫唤，却正好看清了碗里的东西，竟是白米粥！她眼睛一亮，惊呆了。这是久违了的食物，阿全家哪来的米呢？尽管里面掺杂着不少没脱尽的稻壳，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白米粥啊！

突然，阿全娘从里面冲出来，一把夺过那只碗，另一只手拎起阿全的耳朵，压低嗓门狠狠骂道：“贼胚，你作死啊？她都快死了，你还偷着给她吃。”

阿全痛得脸都变了形，但还不忘压低声音说：“娘，你放手。爹爹说，她是饿的……”

灵月吓得心怦怦直跳，趁屋里乱时忙逃回家，关上门，再也不敢出去了。但